

WUMO
ZHIZHAN

青野闲人 著



继《仙剑》之后，
又一部史诗级玄幻小说。
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动与精彩。

千年恩怨，宿世情仇，尽付一片武魔大陆。
旷世咒语，末日预言，演绎一场动人传奇。

中国华侨出版社

A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a warrior with a dragon's head, wearing ornate armor and holding a sword. The warrior is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with the dragon's head facing left. The warrior's body is covered in intricate armor, and the dragon's head is highly detailed with scales and horns. The warrior's sword is held in a ready position, and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antasy art.

武魔之戰

青野閑人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魔之战 / 青野闲人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113-4513-4

I. ①武…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2068 号

●武魔之战

著 者 / 青野闲人

策 划 / 周耿茜

责任编辑 / 月 阳

责任校对 / 孙 丽

装帧设计 / 顽瞳书衣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380 千字

印 刷 / 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4513-4

定 价 / 36.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目
录
武
魔
之
战

- 第一章 牡蓝峰顶 / 001
- 第二章 猎与被猎 / 006
- 第三章 圣女之泪 / 012
- 第四章 出山三考 / 017
- 第五章 道有小成 / 022
- 第六章 天真如纸 / 028
- 第七章 初露锋芒 / 033
- 第八章 天资鉴定 / 039
- 第九章 齐府千金 / 044
- 第十章 武宗对决 / 051
- 第十一章 朱雀学院 / 058
- 第十二章 大陆概况 / 064
- 第十三章 羽凌天资 / 070
- 第十四章 邈邈老人 / 076
- 第十五章 星夜拜师 / 081
- 第十六章 旷世咒语 / 086
- 第十七章 鸿廉领域 / 092
- 第十八章 武王诞生 / 098
- 第十九章 第一外服 / 105

第二十章	羽凌入学 / 110
第二十一章	对我负责 / 115
第二十二章	强势挑战 / 121
第二十三章	玉壶一战 / 129
第二十四章	见面条件 / 137
第二十五章	诺澜宗主 / 145
第二十六章	前尘忆梦 / 153
第二十七章	师徒重逢 / 161
第二十八章	羽凌重生 / 168
第二十九章	武帝之体 / 176
第三十章	武魔之恋 / 184
第三十一章	武尊绝学 / 191
第三十二章	前往青龙 / 198
第三十三章	青龙学院 / 205
第三十四章	大赛开幕 / 212
第三十五章	强横实力 / 219
第三十六章	三强诞生 / 228
第三十七章	顶尖对决 / 236
第三十八章	权杖身份 / 244

第三十九章 前往峡谷 / 251

第四十章 陷入圈套 / 259

第四十一章 武魔相逢 / 267

第四十二章 羽凌之怒 / 275

第四十三章 离开峡谷 / 284

第四十四章 劫难前夕 / 292

第四十五章 语嫣之死 / 299

第四十六章 魔武至尊 / 306

第一章 牡蓝峰顶

在这片武魔大陆上，武术和魔法虽然是人类修炼的两种法门，但二者却并不是和谐共存的，正像修炼武术的武者和修炼魔法的魔师势同水火一样。在这个先天体质决定所属阵营的规则下，除非是一无是处的庸人，才可以避免两大阵营的收录，然而……

牡蓝峰顶……

“爹，早课我做完了。”一个憨憨的略带少年特有稚气的声音回响在这个云雾缭绕的山顶。

“哦？小羽，三千下挥砍，这么快就完成了？”声音有些沙哑，或者说是一种沧桑，回答着那个叫小羽的孩子。

“嗯，我还把早饭做好了呢，爹，你想什么想得这么入迷呢？”小羽望着眼前布衣布衫的中年人问道。

“小羽，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中年男人眉头微皱，神情有些严肃地反问道。

“今天是什么日子？哦，对了，今天是娘的祭日。”小羽想了想，急忙地说道。

“嗯，小羽还记得，还是跟以往一样，你去采摘晨露未干的三叶牡蓝花，不过，今年比去年多一朵……”中年人摸了摸小羽的脑袋，微笑着说着。

啊，爹，爹，他居然笑了！小羽身体一震，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中年人，就像第一次见到他一样，不知道有多久，但是小羽自从有记忆以来，爹都没有笑过，尤其是在娘的祭日这一天，爹的脸色比暴雨前的天色还要难看。这还是自己第一次看到爹爹的笑容，爹爹笑起来好帅，一时之间，小羽看得也有些痴了。

“兔崽子，老子说话你没有听见吗？还不快去！”一声厉喝，吓了小羽一跳，慌不择路的，小羽转身就逃，这个才是自己熟悉的爹啊。

望着小羽连滚带爬的窘样，中年人也忍不住在小羽的背后笑了笑，不过，当他转身凝视身前断崖旁边的云海雾淞之时，脸上却没有半丝笑容。

“沁心，一晃眼就是十年了，十年了，小羽也已经长大了，我俩的十年之约已经完成了，这一次，谁也不能阻止我去找你吧。十年里，我没有告诉小羽有关你的事情，我也没有教他任何的武技，天下并不太平，或许，这牡蓝峰更适合他。这么些年来，我从来没有让他下过山，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如果当初死的是我，你会这样做吗？

“或许，小羽真的是千年难得一遇的武魂双体，可是，他能得到世人的认同吗？与其让他背负世人唾弃的目光，卷入武魂之争的漩涡中，倒不如让他在这牡蓝峰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你认同我吗？

“沁心，你告诉过我，死生在手，变化由心，地不能埋，天不能煞，此乃我命在我也，不在于天，莫非你早就料到今日之局？是不是你在冥冥之中告诉我，小羽的命运该由他自己来掌握？

“沁心，你走的这十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你，现在我终于完成了你的要求，一想到我马上就能去陪你，你知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爹，爹？”小羽拉了一下中年人的衣角，爹爹交办的事情已经办好了，他采摘了十朵带有晨露的三叶牡蓝草。

“嗯？办好了？我们走吧，对了，带上那把剑。”中年人从回忆中惊醒，以他的武艺绝对不可能让人这么近身都没有发觉，可是这一次，他却没有意识到小羽的靠近，当然，这不是他武艺退步了，而是他想得太入迷了。

“哦。”小羽乖乖地答应了一声，小跑到晨练的地方，单手拾起那把通体血红的长剑。

以前每次祭拜娘的时候，爹都没有带这把剑啊，今天爹这是怎么了？小羽暗自腹诽，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不过，对于爹的决定，小羽从没有质疑过。

娘的墓室距离小羽晨练的地方并不远，不过，这一次，小羽走得很慢，不，应该说是中年人走得很慢，因为小羽是跟在中年人的身后。中年人的步子放得很慢，每走一步都会留意一下周围的风景，眼神中流露出来的，是深深的眷恋。

“来，给你娘上香。”中年人望着眼前齐肩的小羽说道。

这是一个山洞，洞内有一处天然的冰泉，正是冰泉的寒气使得洞内布满冰晶，洞的空间很大，正中间放着一具寒冰做成的冰棺，冰棺的旁边还有许多被寒气冻住的牡蓝花，这冰棺里面的人，便是小羽的娘亲了。

“嗯，娘，小羽来看您了，您在那边要保重身体哦。娘，我跟爹都很想您呢，尤其是爹爹，今天一早他就在发愣呢！”小羽边上香边念叨着。对于这个娘亲，小

羽是没有一点印象的，爹说自己出世不久娘就走了，娘的身体一直被爹爹放在这个冰棺里面保存着，可是爹爹却从来没有让自己看过一次，对娘的记忆，小羽实在是很模糊。

“臭小子，你怎么就知道老子在发愣？快把那些花放在你娘冰棺的旁边。”中年人拍了拍小羽的脑袋笑骂着，虽然祭日是一个严肃的气氛，可是这个中年人并没有表现出该有的哀伤，反而像是一种解脱。

“沁心，等我一会儿，等我将后事交代好了我就来陪你……”中年人在冰棺上面轻轻地抚摸着，趁小羽摆放牡蓝花的时候，对着冰棺喃喃自语着。

“小子，来，把那把剑带过来，爹给你说点事。”中年人见小羽摆放好牡蓝花之后说道。

“嗯，爹，您说。”小羽将那把通体血红的剑递给父亲，很明显，父亲现在需要这把剑。

“这把圣炎剑跟了我20多年，本来我准备把它留给你用，可惜现在还不是时候，就先让它陪着你娘吧，等机缘到的时候，你再来取它吧。”说到这里，中年人走到冰棺的左侧，轻轻地敲击了几下冰棺的棺盖，敲击得带有很明显的特殊的节奏感。突然间，在小羽的震惊中，从洞壁处开了一个宽约半米的暗格，而它长度居然有两米，当然，这还不是让小羽吃惊的地方。就在暗格打开的一瞬间，一束刺目的光芒闪射出来，让小羽睁不开眼，与此同时，一股冰凉至极的冷流从暗格处流泻出来，这也让从小不怕冷不惧热的小羽不经意地打了一个寒战。

“爹，这是什么？”小羽望着眼前暗格里面露出的像是用冰雕刻出来的长约一米半的权杖问道，与一般权杖所不同的是，在这个权杖的最上方，镶嵌着一个鸡蛋大小的透明冰石，而这个寒流就是从这个冰石上面发出来的。

“这是你娘生前使用的法器，凝冰杖。”中年人眼含深情地望着凝冰杖说着。

“凝冰杖？”小羽一愣，这还是爹爹跟自己说的第一件关于娘的事情，原来这是娘生前使用的武器啊。小羽突然间感觉到凝冰杖传来的一丝丝冰凉中带有丝丝温暖的气息，难道，这是娘的气息？

中年人将圣炎剑放在手里凝视了许久，才有些不舍地将它放在凝冰杖旁边的一个暗格中，然后敲击了几下墙壁，圣炎剑和凝冰杖就在小羽和中年人的眼中徐徐消失。

“小羽。”中年人沉沉地叫唤了一下身后的小羽。

“爹，我在呢。”小羽小跑到中年人的身前，这才发现，爹的眼眶有些红了。

“小羽，你今年都有十岁了吧，已经是个男子汉了，爹爹陪你这么久了，也是时候该走了，今后你就要好好照顾自己，你爹教你做的那些早课晚课，你别给我落下，要是敢偷懒，看我不打得你屁股开花，虽然我没有教你什么武技，但是我



想你身上的内力已经足够应付这山上的那些豺狼虎豹了，我羽行川的儿子怎么可以被一群山猫山狗欺负？”自称羽行川的中年男子说道。

“爹，您要去哪儿？不要小羽了吗？是不是小羽哪儿做得不好？爹，我改，我都改，你不能不要小羽啊！”小羽一听爹要走了，慌得急哭了。

“羽凌！别这么哭哭啼啼的，老子最见不得眼泪了，你要知道，你是我羽行川的儿子，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男子汉就要流血流汗不流泪，活着，就要活得像个男人样！”羽行川一巴掌扇在小羽的脸上，打得小羽一个趔趄。

“男子汉流血流汗不流泪，好的，爹爹，小羽记下来了，小羽不哭了，那爹爹现在可以告诉小羽，爹爹要去哪儿吗？”羽凌右手捂着被爹爹打肿的小脸蛋，左手擦了擦眼角的泪珠，有些抽泣地问道。

望着羽凌的模样，羽行川眼中闪过一丝不忍，不过还是瞬间化作凌厉的眼神，现在不是对自己孩子好的时候。

“老子去哪儿关你这个小兔崽子屁事啊，不过告诉你也行，我是去陪你娘，我都在你身边待了这么多年了，早就待腻了，你娘这么多年可都是一个人呢，做人不能太自私。”羽行川不带感情地说道。

“那我要是想您了，我能去找您和娘吗？”羽凌眨巴眨巴那双泪水未干的双眼问道。他不知道娘亲在哪儿，爹告诉他的就是娘睡着了，灵魂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这个时候的羽凌完全不知道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意思。

“你……”羽行川喉头一阵哽咽，刚想骂出口，可是话怎么也说不出来，猛地一转身，背对着羽凌，仰起头，羽行川狠狠地吞咽了一口唾沫，连带着自己即将涌出的泪水一起咽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这还是父子亲情，沁心不在，羽行川的心就已经死了，让他能够行尸走肉般地存活下去的唯一理由，恐怕也只有这个他和沁心的结晶了。沁心走的时候说是让自己好好照顾羽凌，可是自己呢？整天除了在断崖喝酒还是喝酒，做饭洗衣狩猎这些事情，全部都是羽凌这一个孩子做的啊！这孩子还经常用好不容易狩猎得来的毛皮做成衣服给自己御寒，而孩子却几个月不曾换一件衣衫，这哪是自己在照顾他，分明就是自己这个宝贝儿子在照顾自己啊！此时此刻，儿子居然还会念叨自己，此情此景，羽行川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不行。”羽行川继续背对着羽凌说道。

“为什么？”羽凌有些不解，眼泪差点再次掉了下来，“爹爹真的不要我了吗？”

“你娘这辈子已经够苦了，现在你爹我去陪她，别打扰老子的好事。”羽行川有些勉强地说道，声音也不像先前那样霸道十足了。

“好吧，爹，您找到娘的时候，就跟娘说一声，小羽想她，还有，爹，您的身体不好，在那边就不要多喝酒了，也不知道那边冷不冷，您多带几件衣服去，还



有，您要是想小羽了，一定要回来看看小羽啊……”羽凌望着爹爹的身体忍不住啜泣地说着，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好儿子，对不起，对不起，你爹我只是一个懦夫，一个不敢苟活于世的懦夫，我不配做你的爹爹，更不值得你如此爱我。”羽行川的心在滴血，却忍着剧痛不在儿子的面前表露出来，这种痛苦，远远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你烦不烦啊，把这个拿去！”背对着羽凌，羽行川将一个月牙形状的钻石吊坠递给羽凌。

“爹，这是？”羽凌擦了擦眼泪，小心翼翼地接过月牙吊坠。

“这是用御魔矿做成的月心石，也是你娘生前佩戴过的东西，算是你娘的遗物吧，从今天起，你就把这个戴着，任何时候都不要取下来！还有，这个是开启这间冰洞的钥匙，你要是想我和你娘了，过来祭拜一下就行了，也不用每年都来，那样我会很烦！”羽行川用一个不耐烦的语气说着。

“娘的遗物？”羽凌紧紧地握着这个银色的月心石，感觉上，自己好像跟娘亲更近了一步。

“唉，算了，小子，你听好了，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你就在这儿一直待下去吧，虽然苦了点，但也太平，要是哪天你想下山了，就来这冰洞一趟，并且按照我刚才的敲击节奏敲击石门。好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走吧，让我陪你娘一会儿。”羽行川淡淡地说道。

“爹！”羽凌有些不忍，或许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叫得到的爹吧。

“快走，屁股又痒了是不是？”羽行川头也不回地吼道。

“爹，那，小羽走了，您多保重。”小羽咬了咬牙，跑出冰洞。

随着缓缓落下的洞门，羽行川缓缓地转过身，不知何时，早已经泪流满面……

第二章

猎与被猎

墓室的门关闭了，羽凌的心却异常沉重，爹去陪娘了，那我呢？今后就我一个人了吗？

带着沉重的心情，羽凌慢慢地走回了自己的小木屋，望着小木桌上面还冒着热气的玉米和烤肉，羽凌心中一阵感叹，爹不在了，生活还是得继续下去啊。

拿起桌上的玉米，羽凌狠狠地咬了两口，都说农家的孩子早当家，没娘的孩子还不也是早当家，小小年纪的羽凌就已经能做很多大人能做的事情了。就像捕猎，虽然他并没有足够的速度与力量去与豺狼虎豹拼斗，但是他却异常聪明，用各种稀奇古怪的陷阱去抓那些可供食用的小动物，并且巧妙地躲避猛兽的袭击。

丁零零……

一阵悦耳的铃铛声音惊醒了还在悲伤中的羽凌，抬起头来，羽凌就看到了自己特制的铃铛在门框那个地方跳动个不停。

“难道有猎物上钩了？”羽凌心中习惯性地一喜，仔细数一数，发出声音的铃铛是门框上面从左到右的第七个，也就是说第七个坑有猎物了。

想也没想，羽凌拿起墙角处的用铁制成的三叉戟冲了出去。很明显，这一定是猎物上当了，说是猎物，是因为这里不会有人出现，虽然羽凌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从小到大，要说人的话，羽凌就只看到过自己的爹爹。这个陷阱是不会出错的，说起这个陷阱，羽凌就特别的高兴，这个是他想了好久才创造出来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弄九个大坑作为陷阱，上面铺设一些新土和一些结实的树藤，当然，树藤是掩埋在新土下面的，然后把树藤中的一根牵扯到自己居住的这个小木屋来，绑在门框上，在尾端系上一个小铃铛。如果有猎物掉进陷阱的话，就会通过树藤的带动，从而让铃铛响起。

那么怎么判断铃铛是风吹的还是猎物呢？这个很简单，如果铃铛全都响了

的话，那肯定就是风吹的原因了，但是，如果某一个或者两个铃铛响的话，那就肯定是有猎物了。不过奇怪的是，这个一向最安静的七号铃铛，今天怎么就争气了一次呢？

难道这一次会是一只肥胖的野山猪？带着特别的惊喜和期待，羽凌小心翼翼地靠近这个七号陷阱。虽然在这里生活了多年，这儿的地形早已烂熟于胸了，但是，羽凌还是习惯的，猫着手脚，慢慢地靠近，这样做的原因一个是可以隐匿自己的身体，观察周围的环境，另一个就是避免陷阱旁边还有潜伏的敌人存在从而发现自己。

七号陷阱就在羽凌小木屋不远处的一个背阳处，这儿的地形很平坦，倾斜着，坡度不是很大，而且周围的草丛灌木并不多，是一个比较秃的地方，一般来说，这些地方都不会有什么动物光临，这也是为什么羽凌说七号陷阱争气了一回。

站在最为靠近七号陷阱的大树上，透过密密麻麻的枝叶，羽凌看到了七号陷阱上面的突兀，看来，陷阱里面果然有东西。不过，先不急，羽凌左右环视了半天，确认没有兽类同伴出现之后，羽凌悄悄地靠近七号陷阱，同时，心一下子提了起来，有着紧张，也有着兴奋。猎人最紧张最刺激的时刻，不是与野兽拼杀，而是去对自己陷阱中的猎物一探究竟。因为不知猎物是什么，所以猎户总会抱有期待。

十米，五米，三米……羽凌匍匐着靠近七号陷阱，这个陷阱可是自己花了四五天的时间才挖成功的，这还是第一次有猎物上钩呢，一定要是一个大家伙啊，期待中的羽凌渐渐地淡去心中的悲伤，或许，这就是孩子的天性吧。

“咦？这是什么野兽？我怎么没见过？我的野猪跑哪儿去了？”望着陷阱中的不明生物，羽凌一脑子的地问了出来。环视四周，别说野猪，就连野猪毛都没有看到。看来，让羽凌不得不承认的是，是这个家伙掉进这个陷阱里面去的。

“喂，什么野兽，本姑娘可是一个人耶，什么野兽野猪的，快，把我救上去！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没事在这儿挖了这么一个大坑！等本姑娘找到他，一定把他吊起来，狠狠地抽他三百鞭子！”一个娇憨的女声从陷阱里面传了出来。

“啊？这，这居然是会说话的野兽，这……”羽凌望着眼前穿着奇异、长得有点像人也有点不像人的生物叫道。

“喂喂，什么是会说话的野兽？不是跟你说了本小姐是人吗？你听不懂人话还是怎么的，难道，你是住在这儿的野人？”一提到野人，那个女声就有些颤抖了，传说野人可是吃人的。

“你是人？那你怎么长得跟我不一样？”羽凌憨憨地问道，爹跟他说过，人都是长得跟自己差不多的，可是眼前的这个……

“咳，我说野人，不，野人大哥，你说我哪点不像人啊？”女声小心翼翼地问



道，虽然眼前的这个披着兽皮拿着三叉戟的人很有可能是这儿的猎户，可是这荒山野岭的，自己来的时候可是一个人都没有见着的，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满头乱发的家伙，指不定就是一个进化过的野人呢。

“这儿，还有这儿，都跟我不一样。”羽凌指了指自己的胸口和脑袋上的头发。很明显，陷阱里的女声的胸部比自己的高出很多，而且，头发也长了很多。

“你！”女声一阵气结，半晌之后，“呃，难道，你没见过女人吗？”女声有些无奈，感觉自己脑袋上面有乌鸦飞过，这野人，居然连女人都没有见过。

“女人？那是什么野兽？好吃吗？”羽凌望着女人问道，同时眼中放出晶光，还忍不住地用舌头舔了舔上嘴唇。

“啊，你，你不会是想吃我了吧，不要，我的肉一点都不好吃！”女人慌了，说了半天，这还是个野人啊。

“不好吃？那也得先尝尝才知道啊，嘿嘿，女人，我一下子就会结束你的痛苦的！”羽凌站起身，紧了紧手中的锋利的三叉戟，对准眼前的女人，虽然没见过这样毛发稀少，而且细皮嫩肉的野兽，但是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啊？不要，不要杀我，我，我不想死啊。”望着三叉戟上面泛出的森冷寒光，女声绝望了，这野人果然把自己当成食物了。

好，就是这儿。羽凌瞄准了女人，三叉戟只有一个，必须要一击致命。瞄准好了之后，羽凌深吸一口气，挺了挺腰杆，然后身体后仰，右手紧握的三叉戟已经到了蓄力的最佳点了，接下来的，就是羽凌挥洒过千次、屡试不爽的直甩了，这一刻，他好像听到了女人心跳的声音。

呼……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一阵怪风将羽凌准备发射三叉戟的身体吹倒，在地面滚了两圈才停了下来，还差一点，羽凌就滚到自己的陷阱中去了。

“呸呸，这是怎么回事，哪里来的怪风？”羽凌吐了几口唾沫，混带着刚才跑进嘴巴里面的泥土。

“不，不好，是，是他们来了。喂，野人，你听我说！”陷阱的女人对着羽凌叫着，这一刻，她好像并不怎么害怕这个野人。

“嗯？”羽凌不解地望着她。

“我们现在很危险，有一群非常厉害的人要杀我，刚才的气劲可能是我的护卫跟他们交锋了，我也是一个人逃出来的，要不是慌不择路，我怎么可能掉进你这样的陷阱里面。我现在求求你，把我救上去好吗？我答应你，只要你不让我落在他们的手里，要杀要剐，本姑娘绝无二话！”女人有些颤抖地说着。

“好，你快上来。”羽凌抓起旁边的一根树藤，直接甩了下去，没有丝毫的犹豫。

“你相信我说的？”女人被羽凌拉上来说道。

“没时间解释了，我感受到了一股很强很强的气，我们赶快离开这儿。”不由得女人再说什么，羽凌一把将这个个头跟自己差不多，胸部却比自己高很多的女人推倒在地，就在女人大惊失色的情况下，羽凌飞速地用树藤将女人绑住，然后扛着，飞速地向远处跑开。

就在两人离开不久……

“星月，不用再逃了，我想你很清楚眼前的状况，识相点的，就把圣女交出来，这样我还会留你一个全尸，否则的话，嘿嘿！”说话的是一个戴着斗篷看不到脸的人，此时他正邪恶地笑着。

“想不到武盟败类的三邪武宗会在这里出现，想要圣女殿下，那你们就得从我星月的尸体上过去。”说话的是一个手拿蓝色权杖的女性，蓝色的头发披在身后，挺拔的身材，白嫩的皮肤，还有，她那凛然不惧的气质彰显无遗。

“啧啧，你还以为你和你哥哥星日在一起啊，再说，即使你哥哥在这儿，我们三邪也不怕。什么日月魔法，在我们三邪面前全部都是狗屁。不说是吧，那等我们好好享用了你，再去慢慢地找这个圣女，反正山下有毒瘴，圣女一个人也逃不出去。啧啧，大哥，你们看看，多好的妞啊，这么白的皮肤，看起来江湖上流传的魔师出美女是没错的啊，今天咱仨有福了！”斗篷身后的一个粗犷的、脸带刀疤的大汉叫道，同时嘴角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魔师的尊严不容侮辱，月神之怒·银芒万丈！”蓝发少女右手举起权杖，低声娇喝。

就在权杖被举起的一瞬间，天地间仿佛暗了一下，紧接着，就像有一轮圆月升起一般，瞬间绽放万千银光，分散射去，而方向，正是三邪所在的地方。

“哼，雕虫小技。”戴斗笠的中年男人冷哼一声，一圈金色的护体罡气将所有的银芒排斥在外，自己则是毫发无伤。

其余的两人倒是各自释放了一圈白色的护体罡气，神情严肃地抵挡着，看来要接下这招，他俩并不轻松。

“金，金色，你，你已经达到了武王的境界了？”蓝发少女吃惊地问道，如果对面真的是武王，那自己，完全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哼哼，算你识相，现在，你还觉得自己有机会吗？还是，你觉得一个小小的大魔法师能打倒一名武王？”戴斗笠的中年人散去金色的护体罡气，有些调侃地说道。

蓝发少女低头不语，她很清楚地知道，这一次，自己真的没有一点机会了。

“对不起，大祭司大人，星月没能完成您交代的任务，不过，星月将以性命来捍卫我们魔师的尊严！”蓝发少女低沉地说着，语气中也充满了决绝。



“禁·生命燃烧之女神之泪·净化!”抬起头,挺起胸脯,蓝发少女无比高贵地吟唱着,这一刻,生死早已不再重要,魔师的尊严不容任何人侵犯!

“不好,这是禁咒,老二,老三,不惜一切代价,在禁咒发动之前,毁灭这个女人!”头戴斗篷的中年人大惊失色,看来这个女人真的是拼命了。

老二老三也不是呆子,当星月身体腾空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不对,三个人当即做出了反应。

毕竟是三邪,有着多年的配合经验,三个人分别从上中下三路合围星月,每个人都是用最直接、最暴力的方法,那就是拳头,只不过,拳头上面分别带有金光和白光。

砰……

三人应声抛飞,一个闪身,三个人安稳落地。与此同时,星月的法杖就像是龟裂的地面一样,整个粉碎开来。

“祭器护主,不好,来不及了,三位一体,罡气护体!”戴斗篷的中年人大喝一声,脚踩地面腾身而起,站在老二的肩膀上,老二再腾身而起,站在老三的肩膀上,与此同时,三人的护体罡气全面凝结。

“女神之泪·降临!”一声仿佛来自远古的声音回荡在天地间,紧接着,原本还是万里无云的天空布满了蓝色的诡异云彩,一瞬间,电闪雷鸣,滴滴蓝色的水珠从天而降。

蓝色的云层覆盖的面积并不大,但在它覆盖的地方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每一滴水珠就像一剂催老药,凡是被水珠触碰到的植物、动物,都在一瞬间衰老死亡……

金白混合的双色罡气在这雨滴的面前就像是风中摇曳的烛火,火光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顶住啊!兄弟们,咱们还年轻,还不能死在这个地方!”戴斗篷的人咬着牙说道,外界的情况他自然是看得很清楚的,可是,面对禁咒级别的魔法,自己完全无力,好在这个是个范围魔法,而且,施法者只是一个小小的大魔法师,这个禁咒维持不了多久。

现在三人要做的,就是消耗,看谁先坚持不住。

不过,让三人绝望的是,魔法并没有在罡气破碎之前结束,所以三人彻底地暴露在雨幕之中,不过,万幸的是魔法就在三人罡气消散的下一秒结束。虽然三邪的身体或多或少地沾有些许雨露而发生部分变老的情况,但是总比没了性命的强。

雨停了,蓝发的星月也缓缓地飘落在地,不过,此时此刻的星月已经不再是当初的水润白嫩了,现在的她是鹤发残颜,而且,她已经闭上了双眼……

“她奶奶的，这娘们这么厉害，看我不把她抽筋扒皮，暴尸荒野！”老二揉了揉满是褶皱的右手，气冲冲地走向星月。

“谁敢动我月妹一下，我必嗜其血嚼其骨！”远出传来一声怒喝……

